

行色匆匆：1947 年蔣中正的兩次北巡*

胡平生**

摘 要

1928 年底，北伐完成，蔣中正已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導中心。蔣具有英雄氣質，事必躬親，益以時代的進步，飛機的使用趨於普遍，便捷無比，致蔣於其後十年間出外巡視各地較前頻繁。1937-1945 年抗戰期間，蔣長駐重慶，坐鎮西南大後方，領導抗戰，甚少出川遠巡，主要還是安全上的顧慮。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抗戰結束，然國共內戰又起，而且愈趨激烈。在此內戰期間，蔣離重慶或南京出巡的次數，遠較抗戰時期為多，主要是 1948 年冬季以前，共軍只佔有全中國部份土地，絕大多數擁有機場的大城市猶在國軍手中，蔣出巡受到的制約甚為有限。加以共軍裝備較差，空軍尚在組建中，蔣乘座機出巡，殊少威脅。由於國共內戰係以北方（華北、東北、山東）最為熾烈，故蔣的出巡中，以赴北方的次數最多。而北平係文化古都、北方首要名城和軍政樞紐，1948 年 1 月，國民政府且明令定北平為陪都，是以，蔣巡視北方多以北平為主要駐停地，在此召見北方軍政要員和各界重要人士。本文的主旨，即在論述 1947 年蔣中正以北平為主要駐停地的兩次北巡，包括其背景原因、經過、特色和影響。

關鍵詞：蔣中正、北巡、北平、北方、東北。

* 收稿日期：2009 年 5 月 1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 年 8 月 6 日。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前 言

在中國史上，自秦始皇滅絕六國一統「天下」，至清朝傾覆的二千餘年間，皇帝出巡四方的舉動屢見不鮮，較為人知的如秦始皇的東巡、漢武帝的西狩、清高宗的南幸江南等。其出巡的動因，或出於使命感、責任感，或出於虛榮心、好奇心。其目的一般而言，則不外如下幾點：其一、宣揚皇威，鎮懾地方；其二、視察疆吏，端正風紀；其三、激勵士氣，穩定軍情；其四、走訪民間，撫慰百姓；其五、遊山玩水，縱情逸樂。特別是國家遇有大的災難或動亂，皇帝的出巡更不可免，哪裡危險就到哪裡去，應是其無以旁貸的責任，只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殆民國成立，改肇共和，除了曇花一現的洪憲帝制、宣統復辟，以及日本扶植下的滿洲帝國，基本上已無皇帝。然「尊君」的傳統觀念仍深中人心，因而在民主共和的內裡，猶潛藏人治傾向的陰影，難以揮之而去。北洋政府時期如是，國民政府時期亦復如是。茲就後一時期而論，蔣中正自 1928 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全國統一，已儼然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導中心，是年 10 月就任國民政府主席，次年 4 月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1930 年 9 月又兼行政院長，集政、軍大權於一身。再由於時代的因素，自北伐初成，飛機的使用日趨普遍，使蔣的出巡更形便捷，不但減少許多舟車勞頓之苦，而且無遠弗屆，也增加其出巡的意願和頻率。1931 年 12 月，蔣雖以「廣東事變」寧粵分裂而去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亦行裁撤，惟不旋踵，次年 1 月，蔣即被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3 月，更膺任該會之委員長，以此職位居於全國最高軍事領袖長達 14 年（至 1946 年 5 月），並在各地設立委員長行營（1946 年改為國民政府主席行轅），加強其對地方的掌控。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戰爆發，8 月國防最高會議成立（1939 年 2 月改稱國防最高委員會，至 1947 年 4 月結束），是為戰時統一黨政軍指揮的最高決策機構，由蔣擔任主席。次年，蔣又被推為中國國民黨總裁。1943 年 8 月，擔任 12 年虛位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10 月，主席由蔣接任（至 1948 年 5 月）。在八年抗戰期間，蔣長駐重慶，領

導抗戰，較少出川遠巡，揆其原因，其一、國土大半淪陷，民心惶然，西南大後方極需其坐鎮維持，非不得已，不輕易離川。其二、全國絕大多數擁有機場的大城市被日軍佔據，其他可供蔣座機起降的機場極少，出巡極其不便。其三、日軍握有空中優勢，日機到處滋擾，蔣甚少出巡，安全上的顧慮，恐怕還是最主要的考量。不過，1942年蔣訪問印度，1943年遠赴非洲，出席開羅會議，倒是開蔣搭機出國的先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結束，次年5月，國民政府自重慶還都南京。然國共內戰又起，而且愈趨激烈，在此內戰期間，蔣出巡的次數，遠較抗戰時期為多，原因是其一、蔣在抗戰勝利後已成為世界級的國家元首（中國躍為四強之一），責任感、榮譽心較以往更重。其二、至1948年冬季以前，共軍只佔有全中國部份土地，絕大多數擁有機場的大城市猶在國軍手中，蔣出巡受到的制約甚為有限。其三、共軍裝備較差，且空軍尚在組建中，蔣乘座機出巡，航行天際，幾無顧忌。由於陪都重慶、首都南京，位處中國西南、東南隅，國共內戰又以北方（華北、東北、山東）最為熾烈，故蔣的出巡中以赴北方的次數最多。而北平係文化古都、北方首要名城和軍政樞紐，1948年1月，國民政府且明令定北平為陪都，¹是以，蔣的出巡北方（當時的報紙、雜誌多以北巡稱之），多以北平為主要駐停地，在此召見北方軍政要員和各界重要人士。本文的主旨，即在論述1947年蔣中正以北平為主要駐停地的兩次北巡，包括其背景原因、經過、特色和影響。所依據的最重要的資料，是台北國史館珍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中尚未出版印行之部份，設非得參閱抄錄之，本文將無法成篇。

¹ 1948年1月9日，國府國務會議通過定北平為陪都。見《華北日報》（北平），1948年1月11日，第2版。令文則載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國民政府公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第3030號，1948年1月14日，頁1。

二、第一次北巡（1947年10月4日至10月9日）

（一）背景原因

東北國軍處境艱危：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至1949年1月共軍佔領平、津的三年半間，蔣中正曾六度至北平巡視，本次是其第三度蒞平（第一度是1945年12月中旬，第二度是1946年5月底至6月初）。較之前兩度，北方的氛圍有很大的變化，其一、抗戰勝利之初的歡欣稱慶的氣氛已蕩然無存。其二、勝利後接收淪陷區、從事復員重建過程中的種種流弊，使北方人民對國府中央大為失望，並由之逐漸轉為怨懟。其三、全國性的通貨膨脹，北方自難倖免，人民日常生活上的壓力負擔與日俱增。其四、全國各地學潮迭起，而且方興未艾，北平大、中學校之多居各都市之冠，1946年底展開的「反美軍在華暴行」運動，1947年5月以後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等運動，在北方尤為洶湧熾烈。其五、全面內戰已於1946年夏季爆發，國共兩軍在東北（九省）、華北（五省）、山東（國共內戰時期的山東省，往往被劃歸為華東或華中地區）各地激戰方酣，情勢緊繃，北方人民處於熊熊戰火的威脅下，心情凝重而無奈，與當時南方人民的感受迥然不同。

在日漸嚴峻的北方戰局中，東北的局勢最為複雜和動盪，原因是其一、在日本扶植羽翼下的「滿洲國」，曾統治東北約十四年，日、「滿」關係本就不甚單純。其二、抗戰期間中共在東北建有一些抗日根據地，多為游擊區，其活動從未止息。其三、東北抗日聯軍雖已被擊潰，其殘餘勢力尚存，其大部份出國境走依蘇俄，待機而動。其四、1945年8月上旬，蘇俄對日本宣戰，出兵佔據東北，並刻意讓關內共軍迅速進入東北，搶得先機。其五、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派員赴東北與蘇軍交涉，蘇軍卻刁難推拖，不肯遽然自東北撤兵。其六、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明令將東北由三省區劃為九省，人事、行政較前繁複得多，徒增不少紛擾。其七、中共極其重視東北，因之共軍在蘇軍撤出時，乘機進據東北各重要城市，將之當作西班牙內戰中的「馬德里」(Madrid)，特

別是四平街，²擬死守捍衛，力拒國軍接收。

早在1945年9月19日，毛澤東在重慶與蔣晤談期間，中共黨中央代理主席劉少奇即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³前者就是調集大批軍隊和幹部進入東北，發動群眾，擴大軍隊，完全控制熱河、察哈爾兩省，奪取東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造成影響「革命全局」的新形勢。後者則是撤退長江以南分散孤立的解放區的主力部隊，收縮戰線，集中兵力，加強江北陣地，接管山東、江蘇主力部隊北上後的防區，準備抵抗國軍的進攻，掩護共軍在東北的戰略開展。向南取防禦態勢，是保障向北發展的重要措施。⁴

1945年10月27日，國軍試圖在葫蘆島登陸，遭到岸上開火射擊，無法靠岸。只得於11月1日在關內的秦皇島（時由美國海軍陸戰隊駐守）登陸，經與共軍戰鬥後才於11月16日出關。11月20日，蘇方正式承諾將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把中長鐵路沿線各大城市交由國府接管。11月26日，國軍進入錦州，12月起，國府接管人員相繼進入瀋陽、長春、四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接管地方政府；但蘇方仍嚴格限制國府官員的措施，而且蘇軍一直拖到1946年5月，才全部撤出東北，在其最後撤退之時，往往不事先通知國府的文職接管人員，就突然撤走，讓早已在城外伺機而動的共軍適時進據。⁵

1945年底，出關國軍先頭部隊已進抵新立屯之線，東距瀋陽僅約百公里。次年1月7日，國軍再以主力分由錦州、義縣西指熱河省之赤峰、承德，另以一部經盤山進佔營口。然而，1月10日，為順應美國特使馬歇爾(George C.

² Victor Shiu Chiang Cheng, "Imagining China's Madrid in Manchuria: The Communist Military Strategy at the Onset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6," *Modern China*, 31: 1 (January 2005), p. 72. 按：1936年西班牙內戰中，共產黨人曾死守首都馬德里長達4個月，故東北國共內戰初期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化四平街為馬德里」、「死守四平，寸土必爭」的口號。見金沖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22。

³ 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修訂版），頁502。

⁴ 王宗榮，《全國解放戰爭史專題》（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頁40。

⁵ 參見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頁20-22。惟其謂1947年5月，蘇軍才全部撤出東北，應為1946年5月之誤，特予更正。

Marshall)的調處，國府頒布停戰令，並規定1月13日起生效。此時東北國軍已深入熱河腹地，進抵赤峰、承德附近，適停戰令下，遂中止行動，坐視蘇軍撤離，共軍進佔赤峰。1月10日進佔營口之國軍，亦因奉命停戰，未繼續追擊前進，而1月13日，營口被共軍奪據。至3月16日，國軍乃得趁蘇軍撤軍之後，先於共軍進入瀋陽，完成接收。繼之，以新六軍（軍長廖耀湘）向遼陽、鞍山，第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向撫順，新一軍（軍長孫立人）與第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向四平街及八面城，第八十八師、第五師向營口、海城，先後作輻射式擴張地步，其中除四平方面陷於苦戰外，餘均順利完成接收。5月19日，國軍擊潰林彪統率的共軍，進佔四平街，繼而乘勝連下長春、永吉，一舉進向松花江北岸。然6月6日，國府下達第二次停戰命令，停戰期限為15天。共軍立即反撲，已渡越松花江的國軍被迫退守南岸。又東出永吉直趨新站之國軍，亦被共軍趁機圍攻，被迫退守老爺嶺一帶。國軍在東北戰場原本情勢大好，自此漸趨惡化。⁶

1946年9月，東北國軍佔領熱河大部份地區後，採取「南攻北守」的戰略方針，於10月上旬開始，向南滿地區大舉進攻，至10月26日，佔領輝南、金川、桓仁、安東等城。惟10月31日至11月2日的新開嶺之戰，卻遭到挫敗。⁷至11月下旬，共軍在南滿的根據地僅剩下臨江、長白、撫松、蒙江四個完整小縣，人口只有22萬。⁸12月11日至14日，共軍在七道江（在通化東方）召開師級以上幹部會議，決定執行「堅持南滿，鞏固北滿」的戰略方針。⁹1947年1月初，國府國防部令飭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長官為杜聿明），收復臨江、

⁶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冊1：概述，頁328-331。惟所述將第八十八師誤植為第八十八軍，特予更正。

⁷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頁374-375。

⁸ 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收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遼瀋決戰》編審小組編，《遼瀋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上冊，頁92。按：韓先楚時任東北共軍第四縱隊副司令員。

⁹ 孫世杰，〈「四保臨江」及其歷史作用〉，《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頁3。

輯安（鴨綠江右岸），推進對共軍之封鎖線，以確保國軍佔領地區之安全。東北長官部自1月12日至3月26日間，乃調集大軍，先後進行四次攻擊，均遭到挫敗，且蒙受相當的損失。¹⁰此即共軍戰史上所謂的「四保臨江」戰役，惟其起迄時間卻界定為1946年12月17日至次年4月3日。至於「四保臨江」的影響：其一、挽救了共軍南滿的危局，使國軍先佔南滿，然後揮師北上的戰略企圖為之破滅。其二、迫使國軍停止戰略進攻，採取「機動防禦」，共軍則由被動轉為主動。其三、對中共東北根據地的擴大和建設起了重大作用，加速其「東北解放戰爭」的進程。¹¹在該戰役期間，北滿共軍於1947年1月5日至3月16日間，曾三次渡過松花江配合作戰，此即其所謂的「三下江南」。¹²

1947年5月17日，共軍攻佔吉林省之懷德，次日，進迫長春近郊飛機場，5月19日，又攻佔長春南方之公主嶺。5月20日，國府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以長春情況緊急，特至南京晉見蔣中正。蔣以熊就近即可集中赴援兵力，平時漫不加意，臨事則倉皇失措，遠道求援，太息痛恨者久之。因一面研究增援計畫，一面即指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飭將南滿各地正規部隊速即集中備用。¹³次日上午，熊式輝向蔣辭行時，蔣就東北軍事處置方針，指示甚詳，並誠以「身處危急之際，凡事須盡其在己，而尤須以顧全大局為第一要著」。¹⁴5月21日，共軍包圍四平，前後共四十餘日，6月11日，展開市街戰鬥，逐屋爭奪，達19晝夜，守軍為國軍第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及第五十四師（師長宋邦緯），雖傷亡慘重，仍浴血奮戰，共軍傷亡則超過五萬人。6月24日，國軍援軍自鐵嶺北上，27日，負責防守長春的國軍新一軍主力，亦南下馳援，南北夾擊，益以空軍協力助戰，共軍漸感不支，全線動搖，於6月29日夜北

¹⁰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冊1：概述，頁341。

¹¹ 孫世杰，〈「四保臨江」及其歷史作用〉，《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頁3-6。

¹² 趙鳳森，〈論「四保臨江」歷史地位與「三下江南」的關係〉，《東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1期，頁14。

¹³ 〈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藏），1947年5月20日條。

¹⁴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5月21日條。

退。次日，守軍乘勢出擊，與北上之國軍會師，四平之圍遂解。¹⁵惟歷經「這一場空前的浩劫，四平已成一片死寂的焦土」。¹⁶6月30日，蔣中正在其自記之「本月反省錄」中云：

本月中因東北軍事吃緊，華北局面亦受重大影響，保定與天津，屢瀕危殆，熱河之葉〔葉柏壽〕赤〔赤峰〕線及朝陽、北票，皆為奸黨所陷，實有一髮千鈞之勢，全國驚惶無措，政府亦幾乎動搖。……及至月杪四平解圍以後，大局始有轉機。¹⁷

7月5日，蔣又在其自記之「一週反省錄」中謂：「四平街解圍，東北危局可以暫止，但危機仍在也。」¹⁸蓋國軍雖獲勝利，惟折損較重，戰力已不如前。又因主動放棄遼東、熱東，控制地區日益縮小，使數十萬大軍侷限於錦州、瀋陽及四平狹長空間。且因公主嶺為共軍佔據，致長春、永吉地區連絡中斷，從此陷於孤立。唯一連繫華北之陸上補給線——北寧鐵路，亦時遭截斷，國軍在東北，已陷入困境。¹⁹國府為求開展東北新局勢計，決定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由參謀總長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加速軍隊之整補，刷新軍政之措施，鼓舞士氣，激勵民心，以求再戰。²⁰

此一人事調整的命令，是在8月下旬發布的，瀋陽得此消息，人心稍安，慌張逃難的情形亦稍戢止。9月1日，陳誠飛抵瀋陽，到任之後，在組織上與人事上均有重大變動。首先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一切剿共軍事統歸東北行轅指揮，消除了昔日軍事指揮系統上疊床架屋的現象，並自兼東北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以羅卓英、鄭洞國為行轅副主任，原長官部參謀長兼瀋陽警備司令趙家驥改任東北軍區錦州軍事訓練處長，原東北行轅參謀長董英斌、副參謀

¹⁵ 國防部史政局編，《中華民國戰史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局，1971），頁172。

¹⁶ 《觀察》特約記者，〈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視察報告〉，《觀察》，卷2期21（1947年7月），頁20。

¹⁷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6月30日條。

¹⁸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7月5日條。

¹⁹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冊1：概述，頁350。

²⁰ 國防部史政局編，《中華民國戰史紀要》，頁172。

長董彥平均留任，復延因防守晉北大同而出名的楚溪春為瀋陽防守司令官。東北軍事機構與人事經此一番整頓，氣象一新，陳誠且誓言只許共軍有第五次（即是年5至7月的夏季攻勢），不許有第六次之攻勢，因而人心為之大振。²¹尤其是陳氏位高權重，為「蔣介石的寵將」，²²距此一年前，南京《新民報》曾刊出一篇由「一民」撰寫的短文，論析誰是蔣中正最親信的人？該撰者認為：「真正保有發言權，能夠影響蔣主席的，為四陳：即陳果夫，陳立夫，陳誠，陳布雷四氏」，而「事實上蔣主席培養陳誠氏作為最重要的輔弼，足足是十二年。十年以來陳誠氏一直為蔣主席最親信的人！」²³一時之間，東北前途似乎尚有可為。

然而陳誠在其回憶錄中，卻述及他對當時東北的情勢持相當悲觀的態度，認為：「雖然剛在四平街打了一個勝仗，但就整個大局來講，絕對無法挽救，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對國府在東北的軍、政、黨等方面的現況，亦全無信心，像「這樣的東北和熱河，我來了，又有什麼用？可是你也不來，我也不來，要主席自己來嗎？所以我之此來，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種行動。俗語說：『死馬當活馬醫』，就是我此來的工作方針。」²⁴這樣的說法，一則似為其為蔣「跳火坑」而表功，再則似為其在東北未能振衰起敝乃至後來失陷而推卸責任。且此為其回憶錄所述，不免令人懷疑是否為其事後先見之明。同年9月中旬，東北共軍依據中共中央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中提出的內線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的指示，展開以九個野戰縱隊及地方武裝的秋季攻勢（即第六次攻勢）。²⁵據陳誠回憶：

東北敵我兵力，在前五次攻勢中，大致不相上下，不過共軍補充得快，戰鬥的傷亡，隨時可以補充起來。而且被裹脅的新生力量，有如滾雪

²¹ 張玉法、沈松僑訪問，沈松僑紀錄，《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140-141。按：董文琦時任瀋陽市市長。

²²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以此為書名。

²³ 一民，〈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新民報》（南京），1946年10月10日。

²⁴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台北：國史館，2005），頁115、117。

²⁵ 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87)》，頁405-406。

球一般，越滾越大。到他們發動第六次攻勢時，敵我兵力已眾寡懸殊，幾成二與一之比。我當參謀總長，這情形是清楚的。所以在未離京之先，已有請派兩個軍加強兵力計畫，但當時有人以東北冬令無法作戰為理由，阻撓增兵計畫之實現。殊不知東北春末解凍後，雨季水汛，繼之以青紗帳起，才真正無法用兵也。²⁶

10月2日，蔣中正據報，東北共軍已於10月1日向開原、法庫進攻，法庫且已失守，而榆關以外鐵路被共軍破壞百餘公里。又豫皖鄂邊境之陳毅、劉伯承「正狼奔豕突，其勢張甚」，因喟然曰：「此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我軍將領，又多畏匪消極，不敢猛攻窮追，任匪乘機坐大，為可慮也。」同日，陳誠呈報蔣，謂：「東北之匪已開始攻勢，請令李（宗仁）主任促侯軍長鏡如，率郭惠蒼、留光天兩部迅速出關，協擊北寧路之匪。」蔣批復，急電飭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將出關各師，限三日內開拔完畢，勿稍耽延。嗣據李回電，謂：「出關各師，已飭歸陳兼主任指揮，刻大部被阻於榆關前衛間，已再飭迅速推進。」²⁷10月3日，天津《大公報》發自瀋陽的專電稱：「東北秋季大戰正式揭幕。」²⁸同日，陳誠再呈報蔣，瀋陽防務空虛，請求加派軍隊。蔣以為如將出關東進之侯鏡如軍（第九十二軍）抽調出一師援瀋，則恐侯軍不足以排除榆關共軍之阻礙。不得已，再電李宗仁在平津就近抽調一師空運瀋陽。蔣以東北方面之兵力如此匱乏，遂決心明日親赴北平督導。²⁹

（二）經過詳情

10月4日上午，蔣中正在朝課後，主持作戰會報。十一時，與夫人宋美齡同飛北平，下午一時五十分，抵達北平西苑機場。³⁰因事先知者甚少，北平

²⁶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120-121。

²⁷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2日條。

²⁸ 《大公報》（天津），1947年10月4日，第2版。中共發行的《東北日報》（哈爾濱），1947年10月6日，第1版，則謂東北共軍秋季攻勢，於10月1日全面展開。

²⁹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3日條。

³⁰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4日條。

行轅主任李宗仁在是日上午九時始接獲蔣來北平之電報，故到機場迎接者，僅李宗仁夫婦、何思源（北平市市長）、孫連仲（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陳繼承（北平警備總司令）夫婦等。蔣穿長袍，宋美齡穿青色絨旗袍，下機後，蔣對往迎諸人，頻頻頷首，連說：「好，好。」隨即乘車進城，至後圓恩寺行邸休息。隨蔣同來者，有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鄭彥棻、軍務局長俞濟時，蔣之秘書曹聖芬及其他隨員等三十餘人。³¹蔣旋召見李宗仁、孫連仲、陳繼承等人，知已調傅作義（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所部一個師空運瀋陽，心爲之稍慰。下午，接見前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晡（下午三時至五時），與宋美齡遊琉璃廠小甜水井，蔣對宋曰：「此爲四十年前東渡日，訪鄉前輩周鈞棠與趙平兩先生之處。當時一爲新學會社書舖，一爲寧波會館也。」晚課後，接見傅作義。與宋美齡遊眺中山公園，蔣謂此亦三十六年前舊遊之地。³²是日，蔣自記「一週反省錄」曰：

（一）共匪自我膠東各軍仍依照原定目標，向前挺進，不爲其豫陝過河各匪傾巢南犯之狡計所牽制以來，其忙亂惶急，不知所措之心理，已完全暴露矣。（二）烟台收復，雖爲我剿匪戰局成敗之轉捩點，但東北共匪攻勢又起，陝北之匪亦漸向南竄，有會攻西安之企圖。顧念整個局勢，不免有臨深履薄之感。（三）物價日漲，銀幣政策遲滯不濟，經濟情形亦急矣。故本週心勞身苦，亦較往日爲甚也。³³

10月5日，蔣於朝課後，分別召見李宗仁、孫連仲、鄧寶珊（晉陝綏邊區總司令兼榆林警備總司令）。派鄭彥棻分訪北平教育界人士，代致慰問之意。午，蔣夫婦在北平市市長何思源陪同下，遊眺萬壽山，先沿岸南行，過八方亭、十七孔橋，而至龍王廟，遂在涵虛堂野餐，蔣憑欄北望頤和園、玉泉山者久之。嗣過西堤六橋，蔣以爲雖仿杭州蘇堤，而天然之美稍遜。隨即乘舫渡湖，於十丈亭登岸，循萬字廊向排雲殿，時天氣清明，遊人紛沓，蔣每到一處，瞻風采

³¹ 《益世報》（天津），1947年10月5日，第1版。

³²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4日條。

³³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4日條。

者踵至，輒途爲之塞，蔣亦不斷揮手致意。至殿前，並與民眾合攝數影，一時掌聲雷動。過午，始自正門乘車回城。³⁴次日的天津《益世報》對此有詳盡而生動鮮活的報導：

蔣主席偕夫人，于五日中午輕車簡從，到頤和園小遊，十二時十五分，從後園恩寺出發，僅帶了十幾個侍從，十二點五十五分，在頤和園門外下車。〔北〕平市長何思源夫婦，及該園管理所長許星園，恭迎門外。預備了放著黃緞子靠墊的肩輿，並沒有用。蔣主席逕扶了夫人，大踏步走進園去。經知春亭，沿了昆明湖東岸，到龍王廟，在從前慈禧太后檢閱昆明湖海軍的閱兵台上，與何市長夫婦同進野餐。餐後輕舟橫渡昆明湖，到石舫下船，在排雲殿門前攝影後出園。三時四十五分回到了行館。

五日是個秋高氣爽的天氣，蔣主席衣藍綢袍黑馬褂，黑呢披風，灰色呢帽，黑色中式皮鞋。戴著白金框老花眼鏡，手握手杖。蔣夫人衣黑底淺紫色碎花旗袍，褐色毛衣，黑色玻璃皮鞋，亦持手杖，與主席挽手漫步，狀至愉快。在知春亭小作瀏覽，許所長滔滔地解說著名蹟淵源。因是禮拜天，園中遊人如鯽，大家並沒想到主席的突然來臨。八方亭中十來位女學生，正喊鬧叫跳，蔣夫人看她們活潑好玩，喜氣洋洋地問她們：「妳們是那個學校的？」大家靜下來答道：「是女二中。」夫人又逗了她們一句：「妳們認識我嗎？」女孩子們怔了怔，跳起來說：「認識，認識。」夫人又問：「妳們覺得好玩嗎？」「很好玩」。大家在笑語中分別了，學生在八方亭呆呆地望著蔣主席夫婦的背影，回味她們的「奇遇」。

沒有一絲風響，甕山上罩著幾片秋雲，昆明湖的水動都不動。從龍王廟開出了兩支〔隻〕遊船，遊客便是在龍王廟野餐後的蔣主席夫婦，和他們的隨從。蔣夫人手撩著請〔清〕澈的湖水，不住的對湖光山色

³⁴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5日條。

顧盼。蔣主席靜靜地北望甕山和山上的雲片，若有所思。

石舫是遊人最多的地方，也許大家已經知道蔣主席夫婦到南湖的消息，都趕來石舫佇候了。所以蔣主席從石舫登岸已，身後跟隨了三百多人。主席步履矯健，邊走邊談，頻頻回首，對遊客點頭示意，精神非常興奮。因此惹得後邊跟著的一位花甲遊客對記者說：「看，主席要同青年人賽跑哪！」

排雲殿門前人是越聚越多，主席抬頭看了一下眾香界，忽然佇足回頭，用手杖招呼依依不捨的群眾，高聲說：「大家都來，大家都來。」一時長廊前的人們滾成了潮，大家在大門前擁著蔣主席站好，拍麥拉一響再響一動再動，忙了三四分鐘。照完了後，主席問大家：「怎麼樣？」結果大家是一片雷似的掌聲，把國家的元首送出頤和園。³⁵

是日下午，蔣中正接見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天津市長杜建時及平津冀軍紀吏治督察團團長李嗣聰等一行。晡，巡視寧波會館。³⁶是日，中國工程師學會第十四屆年會在南京舉行最後一日的會議暨閉幕典禮，蔣特頒訓詞，勗勉全體會員「一本過去在抗戰期中英勇奮鬥之精神，而益加發揚光大，體察當前民生之急需，配合各地資源事業之實況，先求有效之整理，兼奠發展之基礎，本末先後，悉切機宜，腳踏實地，步步成功。使農村工業化，日有進展，工業現代化，啓其楔（契）機，庶地克盡其利，人克盡其才。則以我國天賦之厚，必能渡過經濟難關，而使舉國民生，進於康樂之域。」³⁷又該學會明年年會定在台灣舉行。³⁸

晚九時，召見天津市長杜建時，垂詢津市治安及行政近況，同時又召見北平市警察局長湯永咸，對警察職守及員警生活，有所垂詢，對警察眷屬之生活情況，尤為關切，並手令中央銀行即撥十五億元，充作添製警察服裝用費，限

³⁵ 《益世報》（天津），1947年10月6日，第1版。

³⁶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5日條。

³⁷ 《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0月6日，第2版。

³⁸ 《華北日報》（北平），1947年10月6日，第3版。

即辦理招標手續。復對警察之教育訓練，指示甚詳。蔣垂詢湯氏達二十分鐘，對北平市治安清潔及一般社會秩序，深表滿意。³⁹又是日是蔣飛抵北平的次日，其「目擊北平雖光復兩年，然仍未能恢復舊觀。而青年在精神上所受共匪宣傳之摧殘，尤非始料所及。乃喟然嘆曰：以如此錦繡河山，乃今仍任其破落零亂，尤以青年學生多中共匪宣傳之毒，其學風之惡劣，言行之乖戾，足以貽害於社會國家者，實比任何內憂外患為慘毒，若不嚴加整飭，其將何以復興。惟不澈底消滅共匪，則雖欲嚴加整飭而亦無從著手，故今日之所憂者乃莫甚於清除匪氛也。」⁴⁰

10月6日上午十時，蔣在北平行轅居仁堂，主持重要會議。到者有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吳奇偉、參謀長徐啓明、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孫連仲、副主任上官雲相、馬法五、參謀長張知行、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參謀長林空、天津警備司令兼第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副司令盧濟清、參謀長謝義、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第十三軍軍長石覺、第三十四集團總司令李文，及各軍師長、參謀長以上軍官佐，共約三十餘人。蔣對華北軍事要點略作指示後，即由各方軍事負責人就各人防地軍務，分別作簡單報告。繼而蔣對北方軍政軍務，有重要指示，迄十二時半始散。正午，蔣在居仁堂與與會各將領共進午餐。下午二時餐畢，蔣逕返行邸休息。⁴¹晡，與宋美齡再度遊眺中山公園，⁴²由公園大門入內，沿著碎石甬道走向社稷壇，穿過花廊，走到北面的御河橋邊稍停，隨緩步遊覽，走到花塢時，園內燈光齊明，蔣、宋在花叢中略事流連，即沿著長廊信步而去。此時成群的遊人追隨其後，一直走到園門口，蔣才向遊人們揮帽示別，扶著宋走出公園。⁴³晚課後，召見第十六軍軍長袁樸、第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第九十四軍軍長鄭挺峰。繼而召見傅

³⁹ 《益世報》（天津），1947年10月6日，第1版。

⁴⁰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5日條。

⁴¹ 《益世報》（天津），1947年10月7日，第1版。

⁴²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6日條。

⁴³ 林家琦，〈給北方帶來溫暖——記蔣主席蒞臨北平〉，《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0月13日，第7版。

作義，研究北寧路指揮事宜，並囑其即日飛瀋陽，與陳誠面商協同作戰方略，因傅前已遵令調派一個師出關，充實瀋陽防務。⁴⁴

10月7日上午，蔣於朝課後，記事。接見北平行轅副主任吳奇偉、保定綏署副主任上官雲相。十時半，赴西苑檢閱青年軍第二〇八師。⁴⁵其全程經過，唐槐撰有〈主席在平校閱青年軍〉一文，係南京《和平日報》之「北平通訊」（撰於1947年10月19日），報導最為詳盡生動，謂陪同蔣前來的為李宗仁、孫連仲。殆閱兵式畢，蔣、李先後致詞訓話，隨後至師部稍事休息，即步行巡視各營舍環境及士兵寢室設備、康樂場地等，十二時三十分，方始離去。⁴⁶下午至晚上，蔣除於晡時出遊，先至正陽門，旋至天壇，經宣武門折回，以及晚宴北平教育界人士胡適（北京大學校長）、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等人外，並分批接見各界人士，約有：(1)東北軍元老萬福麟。(2)平津區鐵路管理局局長石志仁、第七區電信管理局局長聶傳儒、行轅總參議王鴻韶等人。石志仁向蔣報告該局所屬各鐵路及平津北段通車情形，並歷述員工搶修鐵路之努力。蔣指示：對於殉難員工，應比照軍官階級，照陣亡將士撫卹，並准其保舉特別有功人員，予以獎敘。(3)平津冀軍紀吏治督察團團長李嗣聰，及吳奇偉、馬法五、胡伯岳、谷鍾秀、時子周、劉瑤章等全體委員，垂詢該團工作甚詳，並對該團工作備致嘉許，飭該團對於一切不法行為，務應秉公辦理。(4)滿族代表藝術家溥儒（溥心畬）、內蒙古達王、德王，以及各盟旗代表喀喇沁親王篤多博、蒙藏委員會駐北平代表何兆麟、北平蒙古同鄉會代表陳紹武等人。篤多博面呈請願書，請速於南京或北平召集第二次蒙古會議，徵詢全蒙民意，解決蒙古問題；此外，並懇請儘速劃清旗縣權限，救濟流亡關內蒙胞。(5)樞機主教田耕莘、司鐸雷震遠（抗戰老人雷鳴遠神父之繼承人）、周連墀（樞機主教秘書）。蔣垂詢天主教教務甚詳，對天主教協助地方建設之成績稱讚不已，特別提及已故之雷鳴遠神父，在抗戰期間出生入死，為國辛勞，貢獻甚大，允將來

⁴⁴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6日條。

⁴⁵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7日條。

⁴⁶ 見《和平日報》（南京），1947年10月25日，第5版。

爲其建一紀念堂，用以紀念其勞績。(6)平津及冀察黨團統一委員會委員吳鑄人、張民怡、郭紫俊、金克和、吳延寰等人。此外，尙曾接見前天津市長張廷諤。⁴⁷是日上午十一時，蔣夫人宋美齡亦在行邸接見北平婦女代表，到者有郭德潔（李宗仁夫人）、何宜文（何思源夫人）、羅毓鳳（孫連仲夫人）、王靄芬（北平市參議會參議員，北平市婦女工作委員會總幹事）、吳嚴彩韻（女青年會總幹事）、王廖奉獻（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理事長）、徐逸（北平市婦女運動委員會）、吳仲鶴（北平市婦女會）、左明徹（平津婦女聯誼會）等人，至十二時半才結束。⁴⁸

10月8日上午，蔣中正由李宗仁、孫連仲陪同，赴空軍第二軍區司令部視察，並對空軍軍官百餘人訓話，最後用「以自動負責的精神，養成互助合作的習慣」，勉全體軍官。十時半，自西苑機場登「美齡號」座機飛瀋陽巡視，隨行的有軍務局長俞濟時、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羅澤闓等。正午，抵達瀋陽。⁴⁹北平《世界日報》報導蔣飛抵瀋陽時的情景，最爲傳神：

八日，瀋陽天朗氣清，十二時，驅逐機八架由北陵起飛恭迎，主席座機翩然蒞止，陳誠、傅作義等軍政首長均至機場迎迓。主席衣青呢風衣，灰呢帽，下機時，神采奕奕，與陳、傅等握手後，即赴勵志社官邸休息。路過東北大學時，向歡迎學生揮帽致意。⁵⁰

蔣抵勵志社行邸後，曾在樓上與陳誠、傅作義、鄭洞國（東北行轅副主任）等略談，旋與陳誠等共進午餐。食畢，蔣午睡片刻，隨即接見張作相、王樹翰、馬占山（以上三人均爲東北元老）、廖耀湘（新六軍軍長）等，最後再召見陳

⁴⁷ 參見〈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7日條；並綜合10月8日北平、南京、上海各報紙的報導而成，各報的報導詳略不一，蔣接見各界人士的時間、順序亦不盡相同，故以從下午至晚上涵蓋之。

⁴⁸ 參見〈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7日條；《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10月8日，第2版；《大公報》（天津），1947年10月8日，第2版；《中央日報》（瀋陽），1947年10月8日，第2版；《前線日報》（上海），1947年10月8日，第1版。

⁴⁹ 參見〈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8日條；《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10月9日，第2版；《大公報》（天津），1947年10月9日，第2版；《益世報》（天津），1947年10月9日，第1版。

⁵⁰ 《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10月9日，第2版。

誠。⁵¹蔣此番召見東北各高級將領，檢討戰局，「知東北之匪，遲滯未敢蠢動之故，蓋由於其準備與實力尚未盡充裕也。因裁定東北行轅負責先肅清遼北法庫之匪第七縱隊，再由傅（作義）部肅清熱南之一股。」下午四時，偕傅作義同機返平，歸途中曾就新共產國際宣布成立後之國際形勢，及對中國之影響，詳加考慮。六時半，在暮色蒼茫中，安抵北平。晚課後，召見北平行轅參謀長徐啓明、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孫越琦、憲兵第十九團團長歐陽向等。並批閱情報，獲悉「共匪十月攻勢之計畫」。⁵²

10月9日，蔣於朝課後召見鄧寶珊、熊式輝等。上午十時半，自北平飛赴青島。正午抵青，在空軍司令部聽取范漢傑（第一兵團司令官）、王叔銘（空軍副總司令）關於膠東戰況之報告，並決定作戰計畫。又分予第九師師長王凌雲、第六十四師師長黃國樑手書，嚴飭督率所部，激勵士氣，奮勇出擊，打破膠東之膠著狀態。下午五時，由青島返抵南京。蔣這次北巡，前後共約五日，自覺「此行考察各方戰況皆無進展，而高級將領又多畏匪避戰，苟且自全，彌引以為憂也」。⁵³

（三）特色和影響

綜合蔣這次北巡，約有如下幾點特色：其一、決定北巡，係為臨時起意，主要是共軍在東北發動秋季攻勢，東北國軍兵力不足，情勢嚴重所致，是以蔣匆匆出發。其二、在北方駐停的時日甚短，實際只有五天左右。除駐停北平之外，曾專程去瀋陽一行，回南京途中，曾至青島巡視，在這兩地停留都僅數小時（對此次北巡，中共的《人民日報》曾以「圖謀應付軍事危局，蔣介石踉蹌平瀋間」為標題，揶揄之，並作負面的報導和批判）。⁵⁴其三、蔣夫人宋美齡與蔣偕行，亦參與蔣的北巡活動。其四、活動的安排，十分緊湊，主要是輪番召見北方各界重要人士，如軍、政、黨、團、學、交通、滿蒙代表等，宋美齡

⁵¹ 《中央日報》（瀋陽），1947年10月9日，第2版。

⁵²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8日條。

⁵³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0月9日條。

⁵⁴ 括號內的補充說明，見《人民日報》（河北省武安郵局轉），1947年10月12日，第1版。

則接見婦女界重要人士。其五、蔣在這五天內曾三度召見傅作義，而且是單獨接見晤談，並囑其飛赴瀋陽與陳誠面商，後傅又與蔣同機返回北平，最令人矚目。⁵⁵其六、為感念北平憲警的辛勞，以金錢犒賞之。蔣於 10 月 9 日趕回南京，主要是必須於次日上午主持中樞雙十國慶盛典並致詞。⁵⁶臨行時，犒賞北平市警察五百萬元，憲兵第十九團第二營營長劉健龍、隊長袁敘明及所屬官兵，亦以服務得力，獲獎三百萬元。⁵⁷其七、蔣雖在北巡百忙中，仍抽空遊覽山水景物。揆其原因約為：(1)蔣自幼年起即愛好遊覽，積久成習，乃至成為其一生中重要的一環。⁵⁸(2)蔣愛讀書，對中國地理、歷史、名人文集等，多所涉獵，均增其尋幽訪勝、求睹史蹟的意念。(3)蔣所遊覽者，多為其曾經居停或舊遊之地，其中當有不少是出於懷舊心理而為之，俾撫今追昔，感念緬懷。(4)藉此洗煩滌慮，紓緩緊繃的心情，並活絡一下筋骨。(5)置身於自然山水、名勝古蹟中，易萌生靈感，獲得啓示，而增進其內涵修養。⁵⁹

影響方面，蔣這次的北巡對於國府當局及其治下的北方，大體上而言是利遠多於害的。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巡地方，不僅是有其必要，而且是其無可旁貸的職責。只要其動機純正，不窮極奢華，不過於煩擾地方，都是值得稱道的。蔣自 1946 年 5 月底北巡以後，已將近一年半未至北平，北方人的南北情結一直是難以泯除的，特別是故都人士，蔣這次北巡的收穫便是：其一、或多或少拉近了南京中央與北方的距離，稍稍減低了彼此之間的一些疏離感。⁶⁰

⁵⁵ 如魏文華，〈僕僕關內外的傅作義〉一文，謂：「在東北共軍開始所謂第六次攻勢之後傅作義將軍僕僕關內外，的確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軍事大員。」參見《新潮日報》（長沙），1947 年 10 月 24 日。

⁵⁶ 蔣中正於 10 月 8 日致電陳布雷，囑其代擬雙十節文稿，見「蔣中正電陳布雷代擬雙十節文稿並告明日下午回京」（1947 年 10 月 8 日），〈蔣檔·籌筆〉。

⁵⁷ 《新聞報》（上海），1947 年 10 月 10 日，（一）。

⁵⁸ 〈蔣檔〉文物圖書類中有〈游記初稿〉（國史館藏）二冊（共 10 卷），應係節錄自蔣日記中所述整編而成，起迄時間為 1893-1943 年，可見蔣之喜愛遊覽。

⁵⁹ 曾任蔣秘書的秦孝儀，謂蔣常會「從山水之間軒豁其更高遠的意境，也接受更多的啓示」。見秦孝儀，〈總統的修持和天趣〉，收入曹聖芬編著，《蔣總統的生活與修養》（台北：蔣總統對中國及世界之貢獻叢編編纂委員會，1967），頁 192。

⁶⁰ 當時南京《中央日報》曾刊載其平津特派員林家琦所撰寫的〈給北方帶來溫暖——記蔣主席蒞臨北平〉一文，因該報係國民黨黨報，該文對蔣此行頌揚備至，自不令人意外。其「給北方帶

其二、或多或少增加了北方人民對中央的信心。蔣的北巡，讓一些北方人民感受到中央對北方的重視和關懷，當時北平《世界日報》的社論曾云：「我們相信主席此來，必高瞻審察，統籌並顧，對整個華北，將有新的措置與開展。」⁶¹這或許是道出了一些北方人對政府的期待和信賴吧！其三、或多或少激勵了北方軍、政、婦女等各界的士氣。蔣在北平特別檢閱了駐西苑的青年軍第二〇八師及巡視了空軍第二軍區，可能是以前者係抗戰末期響應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組建成的部隊，對抗日作戰有其貢獻，且知識程度高，素質佳，駐守北平城西，於故都治安關係甚大之故。後者係1946年8月1日成立的，下轄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二十七、二十八中隊、空運第一大隊，擁有各型飛機(P-38、P-51、B-25、C-46、C-47)158架，其主力駐於北平，第二十七中隊（P-51戰機15架）、第二十八中隊（P-51戰機16架），則分別駐於青島、濟南，⁶²是北方國軍地面部隊一大奧援，故蔣對其格外重視，寄望甚殷。以上三項收穫，均為精神、心理層面，而且只是一時的，輪番地接見各界人士，時間短促而緊湊，也多半流於形式化，實際的作用殊為有限。其四、召見北方軍事將領，舉行重要會議，積極進行新的部署。尤其是促成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抽調其麾下的察綏國軍，出關馳援東北，實為蔣此次北巡最大也較為實際的收穫。

早在10月3日蔣啓程北巡的前一日，蔣即致電傅作義，請其「明日來平為盼」。⁶³蔣抵北平後，曾於五天內三度召見傅，而且是單獨接見晤談，並囑其赴瀋陽與陳誠面商。10月7日下午二時左右，傅與其辦公廳主任智南平、高參鄧世通等人，自北平飛抵瀋陽，東北行轅兼主任陳誠、副主任鄭洞國等在

來溫暖」的標題，恐亦出於其想當然耳。縱所想屬實，此一「溫暖」的效應能夠維持多久？又有多少北方人民能夠感受到而點滴在心頭呢？該文載《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0月13日，第7版。

⁶¹ 〈從任何方面都可看出華北的重要——敬盼蔣主席今後能以較多時間留駐北平〉，《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10月5日，第2版。

⁶² 以上是1946年空軍第二軍區所轄大隊、中隊番號及擁有飛機機型、架數，見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戡亂戰史》，冊1（未註明出版時地），頁65、70。

⁶³ 「蔣中正電傅作義明日來平」（1947年10月3日），〈蔣檔·籌筆〉。

機場迎接。傅下機後，對記者所詢此行任務，避做表示，僅答以「改日再談」，旋與陳誠同車赴行轅第一招待所。晚七時，陳誠設宴為傅氏洗塵。⁶⁴次日下午，傅即與蔣同機返回北平。10月13日，傅作義由張垣抵北平，14日中午專機再度飛抵瀋陽，與陳誠商東北軍事。⁶⁵傅在瀋陽停留兩日，除數度與陳誠長談外，並先後分訪張作相、馬占山等東北元老。⁶⁶時在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擔任記者的陳嘉驥曾訪問傅，傅對陳所提東北前途問題，以「我負責察綏治安焉知東北之事，你問錯對象了」，幽默巧妙地揶揄陳一番之後，用「咬人之狗不吠，吠狗不能咬人」為喻，說明不隨便說話的人，才是真正厲害的人，並囑咐陳不要發他到東北的任何新聞。⁶⁷陳當時絕未想到察綏國軍將出援東北。據陳記述：傅部暫編第三軍（軍長安春山）係兵分兩路，一路是騎兵由察哈爾入熱河，另一路乘平綏路火車至北平，轉北寧路出關。暫三軍出關後，於10月中旬在錦州下車，與東北國軍協同向北進擊，在范家屯等地與共軍展開激戰。安春山另路騎兵則通過察熱走廊，自共軍後方突襲，共軍乃向東蒙範圍的科爾沁草原撤退。科爾沁草原係沙土地帶，所有村落均為窩棚式木土房屋，無法建造以磚為主的堅固房屋，因此對採取守勢的共軍至為不利。暫三軍的打法相當狠，只要在戰場範圍內，可能有共軍之村落，均予以摧毀夷滅。到了夜間，對擋住進攻路線的村莊，一律施以火攻，對逃出的共軍立即予以消滅。這時東北各地國軍均發動攻勢，使共軍顧此失彼，一場三晝夜的仗打下來，林彪原在遼西出沒的十餘萬人馬損失近半，科爾沁主戰場遺棄屍體即達七千餘具，暫三軍擄獲的武器可裝備一個師而有餘。東北國軍遂沿中長路展開一全面性反攻，暫三軍乃越科爾沁草原趨法庫打向四平，並續向北進擊，於10月31日攻至公主嶺與守軍會師，次日，再與長春國軍會師，同時被圍多日的吉林省會永吉亦告自動解圍。⁶⁸11

⁶⁴ 《中央日報》（瀋陽），1947年10月8日，第2版。

⁶⁵ 《大公報》（天津），1947年10月15日，第2版。

⁶⁶ 《中央日報》（瀋陽），1947年10月17日，第2版。

⁶⁷ 陳嘉驥，《東北變色記》（台北：撰者出版，漢威出版社總經銷，2000），頁118。

⁶⁸ 陳嘉驥，〈傅作義、楚溪春與安春山——記察綏國軍出援東北之役〉，《傳記文學》，卷26期1（1975年1月），頁44。

月1日，蔣中正致電陳誠：

昌圖收復後應將暫三軍先抽調半數或一個師，直運關內，其餘部隊一俟收復法庫後准令調回冀察，俾宜生〔按：傳作義字宜生〕可以充分增援榆林，以保重鎮。此次傳部抽調出關，指揮自如，實開全國軍隊統一運用之創舉，最為難能而可貴。故其告急請歸建制，亦必須慷慨允准，勿稍留難，俾以後運用更易也。⁶⁹

11月5日，國軍攻佔彰武，11月9日，攻佔法庫。11月13日，蔣手諭陳誠，告知其河北省石家莊之戰事：「據空軍偵察，昨午在核心工事內尚有激戰，而匪之廣播昨晚亦未有石莊被其攻陷之報，則石莊尚有一線希望，現正籌劃赴援之道。情勢如此，安軍應即令全部調回關內，不可再留，或稍延緩，以免華北軍民更形動搖。」⁷⁰陳誠接獲手諭後，於11月14日電覆蔣，仍請求稍緩，謂「安軍如能遲兩禮拜開回關內，則此間部署可以完成，並可予錦西之匪，以嚴重之打擊。」⁷¹蔣當日即電陳，謂「安軍應立即調回關內，切勿再緩」。⁷²陳誠遂於次日電覆蔣：

以目前東北情形，決非專為東北而不顧友軍，因大軍抽調不能不重行部署，且以東北匪我情形，而我之危險性並未解除，深以如東北有失，其影響所及恐非止華北也。……關於安軍入關歸制，已於卅六戌寒酉戰及戌寒亥瀋電呈報，計先此達鈞座。現已決定令其即日入關矣，惟職一再請求稍緩者，僅能為鈞座陳之。⁷³

於是，暫三軍準備入關歸建。當楚溪春（瀋陽防守司令官）歡宴安春山時，

⁶⁹ 「蔣中正電陳誠傳作義部抽調出關開全國軍隊統一運用創舉准歸建制」（1947年11月1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上）〉。

⁷⁰ 「手諭問疾並告以關內軍事安軍應即調回勿延」（1947年11月13日），收入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322-323。

⁷¹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271。

⁷² 「蔣中正電陳誠安軍應立即調回關內切勿再緩」（1947年11月14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上）〉。

⁷³ 「陳誠呈蔣中正請安軍緩入關歸制實以東北有失其影響恐非止華北」（1947年11月15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上）〉。

有人詢及彰武以北的科爾沁草原民房蒙受空前損害時，安春山說：「我們部隊平素決可作到秋毫無犯，但在戰場上的暫三軍決非仁義之師，一切均以打勝仗為第一，其他有時是顧不了那麼多！」⁷⁴對於此次暫三軍之揚威東北，當時的綏遠省議會議長蘇挺，自歸綏拍來的祝捷電報，瀋陽各報紙均刊於第一版，其中有云：

鋼鋒初露，察熱間走廊立通。牛刀小試，范家屯凶燄頓斂。佈行陣於遼西，匪眾聞風而失措。藏甲兵於胸內，群醜之殲滅難逃。旌旗揚遼錦，疑乘雪夜驀至，戰鼓震吉長，驚為天外飛來。我察綏健兒聲威益高矣！⁷⁵

11月18日，陳誠為暫三軍歸建事致傅作義，並對該軍推崇備至：

暫三軍在一月之間，轉戰千里，擊破匪軍七八兩縱隊，俘獲為各軍冠。更足引以為慰者，不在安軍之戰勝，而在該軍風氣習尚，樸質無華，上下一心，俾使東北各軍，得有一觀摩機會，潛移惡習，此為安軍對東北之最大貢獻。誠總參戎幕，兼綰東北，私意頗欲效前賢，以忠誠樸質為天下倡，自恨百不得其一二。年來人事日非，德慧日損，於今安軍之去，在公不得不爾，在私則東北少此可資表率之部隊，不能無惜。今日之病，不在裝備補給之困缺，而在人心之陷溺淫靡，故於安軍，特寄深摯之厚望，該軍於十八日可由新民開始運輸，一切特囑代為轉達。⁷⁶

暫三軍入關後，暫駐天津附近的廊房，11月29日在廊房舉行的慰勞大會臺上，隨風飄揚著八面錦旗，上寫著「功在東北」、「勳炳榆關」、「固我邊圉」等字句，慰勞團致贈慰勞金一億六千萬元及慰勞品。察綏野戰軍遠征東北歸來後，傅作義很高興地告訴記者說，這次暫三軍到東北去能完成剿滅任務，

⁷⁴ 陳嘉驥，〈傅作義、楚溪春與安春山——記察綏國軍出援東北之役〉，《傳記文學》，卷26期1，頁46。

⁷⁵ 陳嘉驥，〈傅作義、楚溪春與安春山——記察綏國軍出援東北之役〉，《傳記文學》，卷26期1，頁46。

⁷⁶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272-273。

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第一是地理不熟，第二與友軍聯絡比較困難，第三敵情不明，第四補給不足。」然儘管如此，暫三軍在東北卻獲致了輝煌的戰果。⁷⁷

惟至 1947 年 11 月初，東北的局勢並未隨著國軍（含暫三軍）奮力北進曇花一現的勝利而扭轉。11 月 5 日，東北共軍為期五十天的秋季攻勢（即第六次攻勢）結束。據東北共軍（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稍後發表的第十五號作戰公報，總結此次攻勢的戰績稱：共殲滅國軍六萬九千餘人，擴大「解放區」面積三萬八千四百餘平方公里，收復城市 15 座（惟其中有 6 座，即黑山、阜新、開原、黎樹、昌圖、彰武被國軍重佔，11 月 5 日以後被國軍重佔的法庫，尚未計算在內），「解放」人民二百六十餘萬。⁷⁸共軍藉此攻勢，將中長鐵路農安至鐵嶺段、北寧鐵路山海關至錦州段完全毀壞，使長春、吉林之國軍完全孤立，並迫使東北國軍主力收縮於四平、瀋陽、營口、錦州等狹小地區內。⁷⁹國軍所控制的 34 座大小城市及其附近地區，僅佔東北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四。⁸⁰東北國軍處此困局，阨陞不安，共軍又隨時伺機而動，大規模的第七次攻勢（即冬季攻勢）正在醞釀中（後於 12 月中旬發動）。此外，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陳誠，這時胃疾轉劇，更使國府在東北的劣勢逆境雪上加霜。陳誠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1943 年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時，因感責任艱鉅，而處境甚為惡劣，時作劇飲，以資破悶，致釀成胃出血之症。當時雖經治癒，但 1945、1946 年均曾復發。1947 年 9 月初抵瀋陽上任未久，病即發作，以當時局勢嚴重，隱忍不言，盡力苦撐。其後病勢日重，仍依病榻約見軍政要員，指授方略，並日夜以電話指揮軍事。⁸¹對此，蔣甚為憂慮，〈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7 年 10 月 19 日條記云：

⁷⁷ 戴毅，〈慰勞察綏野戰軍〉，《新聞報》（上海），1947 年 12 月 11 日，（十）。

⁷⁸ 《東北日報》（哈爾濱），1947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⁷⁹ 人民出版社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概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 23。

⁸⁰ 丁曉春、戈福祿、王世英編著，《東北解放戰爭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 152。

⁸¹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122。

今日，公以陳誠兼主任舊病時發，恐其難勝任東北軍事煩劇為慮。蓋以我軍已抽調侯〔鏡如〕、傅〔作義〕部一師出關增援，東北兵力不可謂不厚，而進展仍遲滯如此，究不知其將作何部署？茲則阜新又失，彼且有抽調膠東部隊之請。公以為如從其請，非唯無裨於東北，而且使整個戰略有礙，故雖卻之，然念其體弱任難，心殊惻惻也。⁸²

從其後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蔣與陳誠往還的一些電報中可知：其一、蔣極其重視東北戰場；其二、蔣甚為擔心陳誠的身體狀況；其三、蔣認為陳誠係主持東北軍政的不二人選，雅不欲陳離開東北；其四、蔣對陳誠關懷備至，特派醫生（戚大夫）自南京飛赴瀋陽為其診治；⁸³其五、蔣特命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為東北行轅副主任，襄助陳誠，羅於 11 月 11 日飛抵瀋陽，次日即到行轅辦公；⁸⁴其六、蔣根據戚醫生報告，命陳休息半月，由羅卓英代其主持所有公務；⁸⁵其七、陳誠以東北情勢嚴峻，不肯遵命休養，11 月 24 日電覆蔣，決定「不妨臥治」，抱病「在此苦撐。病軀縱無法康復，職以身許鈞座，寧計利害生死。」⁸⁶問題是陳能撐多久？這誠為蔣一大憂心事。

三、第二次北巡（1947 年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29 日）

（一）背景原因

河北軍情緊急：主要是清風店戰役的挫敗與石家莊的陷落所致。按河北省西與山西省為鄰，因背山面海，文化古都北平位於省境內，在華北各省中地位最為重要。抗戰期間，河北淪陷，中共自山西滲入，組建地方武力而坐大。抗

⁸² 〈蔣檔·事略稿本〉，1947 年 10 月 19 日條。

⁸³ 見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269-273、346-348；「蔣中正電慰陳誠病情並請即飛瀋診斷」（1947 年 11 月 10 日），〈蔣檔·籌筆〉。

⁸⁴ 見羅卓英寄其妻之書信，收入羅鏞樓編撰，《羅卓英先生年譜》（台北：羅偉郎出版，1995），頁 204。

⁸⁵ 「蔣中正電陳誠專心養病公務暫派羅卓英負責」（1947 年 11 月 22 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上）〉。

⁸⁶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348。

戰勝利後，國軍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率師進駐北平，後移保定，兼主河北省政。孫出身西北軍，為馮玉祥舊部，能征善戰，然以河北情勢複雜，一切尚須聽命北平行營（即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為桂系軍人領袖李宗仁），致其軍政推行，均感窒礙，終難發揮「總體戰」之效用。⁸⁷1945年10月15日，孫連仲赴新鄉指揮平漢鐵路北段（北平至石家莊）國軍戰事，10月30日，第三十九集團軍高樹勛（兼新編第八軍軍長）部投共，第四十軍遭共軍圍擊，軍長馬法五被俘（稍後被釋回），其餘部隊乃退回彰德整編，沿平漢路北進計畫，一時無法開展。稍後，國軍增兵河北，出擊共軍，向雄縣、高陽、涞水、定興等地挺進，惟以軍力不足，未能長期駐守，各縣出擊之部隊，旋即撤回。1946年5月，華北共軍向河北、熱河、山東、山西國軍普遍發動攻擊，孫連仲指揮第十一戰區所屬各軍艱苦支撐。7月，共軍開始向青縣馬廠、滄縣之國軍總攻，10月初，共軍攻佔望都，11月底，孫連仲親赴平漢路及津浦路北段指揮軍事。1947年2月5日，第十一戰區長官部結束，國府令孫連仲為保定綏靖公署主任。⁸⁸2月11日，平漢路北段之國軍開始向易縣、塘湖方面攻擊前進。在作戰之初，國軍採積極行動，圖誘殲共軍（聶榮臻部）主力，然共軍飄忽不定，難以捕捉，經徐水之戰（2月至3月）、晉崗之戰（9月），國軍均無重大斬獲，且小有損失，致誘殲無功，乃改採以靜制動，控制點線，並保持機動兵力，俟機迫共軍決戰，亦未獲預期之戰果；且共軍更向晉冀邊區正太路方面轉進，在國軍保定綏靖公署與太原綏靖公署（原第二戰區）之接合部，利用空隙及地理障隔，進攻國軍兵力部署最薄弱的部位，奪井陘，據獲鹿，下盂縣，攻壽陽，使石家莊陷於孤立。9月杪，共軍因進攻平、津、保（保定）

⁸⁷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冊2：綏靖時期（上），頁27。

⁸⁸ 孫連仲，〈孫連仲回憶錄〉，收入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編，《孫仿魯先生述集》（台北：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1981），頁60-63。國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被俘後，不久，國共在新鄉開和平談判會議，共方劉伯承（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攜同馬法五前往參加，馬即獲釋，其詳情見董升堂，〈回憶馬法五被俘前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冊9：全面內戰（上），頁62-63。

三角地區未逞，退往大清河以南地區，旋至平漢路西側地區整補。⁸⁹

10月11日，共軍在經過整補後，以一個縱隊圍攻徐水，主力集中在徐水以北地區打援。10月14日，在徐水、容城之間與北平出援的國軍五個師對峙。此時，石家莊守軍第三軍軍部率一個師及第十六軍一個團沿平漢鐵路北進，企圖協同自北平南下的援軍夾擊共軍於徐水地區。10月18日，共軍以一部份兵力在徐水地區阻擊北面援軍，率主力六個旅輕裝兼程南下，於10月20日拂曉將北進的第三軍及第十六軍一個團包圍在清風店地區，激戰至10月22日，第三軍等部全軍覆沒，折損一萬七千餘人（連同保定北面之阻擊戰），軍長羅歷戎等被俘。⁹⁰此為共軍晉察冀戰場轉入戰略反攻後的第一個大勝利，戰役結束的當天，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同時向中共中央軍委和中央工委發出電報，正式提出了「乘勝奪取石家莊」的意見。⁹¹中央軍委及時回電，電報是毛澤東親自擬定的，略云：

二十二日十二時電悉，清風店大殲滅戰勝利，對於你區戰鬥作風之進一步轉變有巨大意義。目前如北敵南下則殲滅其一部，北敵停頓則我軍應於現地休息十分鐘左右，整頓部隊，恢復疲勞，偵察石門（即石家莊），完成攻打石門之一切準備。然後，不但集中主力幾個旅，而且要集中幾個地方旅，以攻石門打援兵姿態，實行打石門。⁹²

負責防守石家莊的是國軍第三軍的第三十二師師長劉英，其兵力單薄，甚難固守。11月12日，共軍攻佔石家莊。在兩天之前，蔣中正即得石家莊失陷之報，惟未證實。12日晨，據空軍電話報告，石家莊只有東南角為共軍突破，其衝入市內的部隊多數被俘，現正在肅清中。蔣聞此訊，以為石家莊失而復得。

⁸⁹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冊2：綏靖時期（上），頁350-361。

⁹⁰ 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87)》，頁409。據羅歷戎憶述：其第三軍之第七師、第二十二師（屬第十六軍）之第六十六團，及軍直屬隊全部被殲，時間為10月21日。見羅歷戎，〈胡宗南部入侵華北和清風店被殲經過〉，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精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冊12，頁451。

⁹¹ 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頁415。按：楊得志時任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

⁹²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下冊，頁661。

至十一時，據報市內已甚沉寂，亦不見行人。正午，空軍又見核心工事內激戰甚熾，則守軍仍在固守中。蔣亦信師長劉英必能與陣地共存亡，不負蔣之教誨與期許。入夜，空軍偵察結果，謂市內已無動靜，蔣猶未失望，仍信劉英能固守核心不屈，並手擬電稿，勉其盡忠報國。電發，蔣曰：「未知渠尚能接余此電否？」繼而曰：「據情況觀之，守城官兵已盡最大之努力，即使失陷，亦比以往剿匪失敗之將領為榮，余亦差能自慰也。」⁹³11月14日，蔣檢討石家莊之役，以為如當時空運大同之交通警察隊美械裝備營增防，則陣內戰或仍有把握，石家莊之陷，乃計慮不周之過；並手擬今後「剿匪」應注意之點：(1)應有一美械裝備之預備隊，可以隨時增援重要據點。(2)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匪」最主要部隊及摧毀其根據地。(3)各戰區兵力之配備與運用應親行檢定。⁹⁴

至於石家莊之役的意義和影響：其一、對共軍而言，這是其自國共內戰爆發以來所攻佔的第一座大城市，證明共軍不僅擅打游擊戰，亦能打攻堅戰。其二、石家莊為河北重鎮及交通要邑（平漢、正太、德石三鐵路在此交會），北至北平只有277公里。⁹⁵故中共晉察冀前線的記者對是役結果大肆報導，謂「人民解放軍已完全解放華北解放區中心、素稱華北交通輪軸的戰略要地石家莊」，其「市內外近百萬人民重睹天日，華北各解放區已在廣大地帶完全聯成一片。」⁹⁶其影響由此可見。其三、國軍在河北省的五大支點（平、津、唐山、保定、石家莊）失卻其一，軍事部署因之捉襟見肘，平、津亦受到威脅。11月30日，蔣中正在是日的日記中謂：「全國各戰場皆陷於被動劣勢之危境，尤以榆林（陝西）、運城（山西）被圍日久，無兵增援；十二日石家莊陷落之後，北方之民心士氣尤完全動搖。」⁹⁷其四、是役國府方面的損失甚鉅，其中可資敵者不少。據國府保密局呈蔣中正查報石家莊戰役「我方損失情形」稱：

⁹³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12日條。

⁹⁴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14日條。

⁹⁵ 江沛、熊亞平，〈鐵路與石家莊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頁170。

⁹⁶ 《新華日報》（太岳），1947年11月15日，第1版。

⁹⁷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下冊，頁768。

計損失機車 26 輛、客車 50 輛、貨車 600 輛、軍用兵損失坦克車 40 餘輛，鐵甲車 3 列，汽油 10,000 加侖。其他槍械彈藥甚夥，足可裝備共軍 4 個縱隊之用。中央銀行損失現鈔百餘億元，中國、交通、農民三銀行損失亦達百餘億元，中紡在冀中所採購之棉花約百萬擔左右，井陘煤礦煉焦廠所積存焦炭萬餘噸，價值約百餘億元。⁹⁸

由於河北情勢緊張，蔣中正於 11 月 17 日致電人在北平的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孫連仲，謂「此時人心不安，兄應即飛保定坐鎮，勿延」。⁹⁹ 次日，蔣致電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告知已命暫三軍軍長安春山為天津警備司令，希於其到津後，催即就職，並問傅：安何日可到津？¹⁰⁰ 11 月 19 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致電蔣，謂業以「戎蒸電」請蔣核派保定綏靖公署副主任馬法五兼任天津警備司令，並已於 11 月 16 日權令馬前往接替視事。頃奉蔣 18 日「巧電」，改派安春山兼任天津警備司令。查安軍非接防天津，且已另有任務，勢難兼顧，懇請蔣仍派馬法五兼任，俾專責成。11 月 24 日，蔣電覆李宗仁，謂「馬法五可留作他用，天津警備司令非能戰能守為匪所畏之將領不可」，蔣意仍以安春山為宜，如安出征時，則可派一副司令代理，務望安軍到津後，即調馬法五另有任用，著以安春山接充天津警備司令，否則，如有適當者可另保，惟決不可令馬法五警備天津。¹⁰¹

由上述可知：其一、自石家莊失陷以後，蔣中正對天津警備司令一職及其接替人選極為重視。其二、蔣與李宗仁在接任人選上有不同意見。李可能是以馬法五與其關係較近，資歷亦較深，且已權命其前往天津接替視事（馬於 11

⁹⁸ 「保密局呈蔣中正查報石家莊戰役我方損失情形」（1947 年 12 月 9 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⁹⁹ 「蔣中正電孫連仲此時人心不安兄應即飛保定坐鎮」（1947 年 11 月 17 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¹⁰⁰ 「蔣中正電傅作義已命安春山為天津警備司令請催即就職」（1947 年 11 月 18 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¹⁰¹ 「李宗仁電蔣中正天津警備司令職責重不可虛懸請核派馬法五兼任」（1947 年 11 月 19 日）及所附蔣中正的覆電，〈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月16日自北平抵津，次日就職），¹⁰²不好收回成命；另一可能是李以安春山為傅作義得力部將，不欲其警備天津，以免傅系勢力涉足河北軍政。其三、蔣對安春山極其賞識，作為軍政元首，偏愛能征善戰的將領，亦為人情之常。其四、蔣雖然執意令安春山警備天津，但亦不欲使李宗仁太過難堪，故語帶保留，如李有適當人選可另保。其五、馬法五曾被共軍所俘，蔣可能對其作戰能力缺乏信心，或擔心其有畏共心理，故決不欲馬法五警備天津。惟卒以陳誠持不同看法而作罷。¹⁰³

關於石家莊的失守，儘管國府官方宣稱「主力早已撤出」，「並無戰略價值」，然河北省的軍事失去平衡，卻是不容諱言的。欲恢復平衡，最低限度也得要有新的兵力來補充。環視四週，東北是自顧不暇，山東是愛莫能助，山西早成呆局，只有西北被認為是「小康局面」的察綏，還開著一條生路。於是出兵鄰省，以免唇亡齒寒，自係義不容辭，何況察綏軍前曾出援東北，頗具戰績。¹⁰⁴故11月25日，蔣中正致電在張家口主持察綏軍政的傅作義，告以擬日內飛赴北平，務望其準備積極進剿，此時只有以攻為守，方能保障勝利。¹⁰⁵這封電報隱約道出了蔣此次北巡的主要目的，欲重用傅，挽救華北危局，已呼之欲出。

實則以傅作義的才幹（能征善守，兼擅軍政）、聲望（抗日名將）和資歷（省政府主席、戰區司令長官、綏靖公署主任），蔣欲授以重責大任，並不令人意外。尤其是抗戰勝利以後不久，至1947年10月初，全國各地均動盪不安，地處塞外的察、綏，卻在傅的坐鎮主持下，大體上還算安定，始終保持「小康」的局面。傅是怎樣造成並保持此一局面的？是年11月，天津《大公報》的北平特派員戈衍棣走訪張垣時，曾提出此一問題，傅謙虛地說：「察綏的安定是

¹⁰² 見《大公報》（天津），1947年11月17及18日，第5版。

¹⁰³ 11月28日，蔣中正致電陳誠：「擬調楚溪春為天津警備司令，弟意如何？此外尚有相宜人否？盼復。」（見〈蔣檔·特交檔案〉，1947年11月28日條）次日，陳誠電覆蔣：「楚溪春似調熱河主席最為妥當，至天津警備司令，馬法五可以勝任，或以侯鏡如兼任亦妥，如何？仍請鈞裁。」（見〈蔣檔·特交檔案〉，1947年11月29日條）蔣始不再堅持己見。

¹⁰⁴ 辛莘，〈主席北巡前後〉，《時與文》，卷2期14（1947年12月），頁14。

¹⁰⁵ 「蔣中正電傅作義擬日內飛平務積極準備進剿」（1947年11月25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老百姓好。」戈則認為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地理環境，其二、整體幹部，其三、計畫精密。因此，當時的平綏路是華北僅有的一條可以晝夜通車的鐵路，同時在華北各省國軍能全部控制省境內縣城的省分，也只有察、綏兩省。¹⁰⁶此外，察、綏能維持小康局面，尚有其他原因：其一、察、綏蒙民對內戰多不感興趣，他們意存中立觀望，看將來的發展。其二、那裡天主教的勢力甚大，天主教徒先天是反共的。其三、察、綏回教徒人數也與天主教徒相當，共軍與回教徒的口胃也不甚相合。¹⁰⁷傅不僅治理察、綏卓著績效，而且迭奉蔣命分兵出援東北及陝北榆林，達成任務，游刃有餘，更令蔣激賞。只是直至河北鼎沸已成危局時才擬大用之，似乎失之稍晚。

（二）經過詳情

11月26日下午二時，蔣中正自南京飛北平，其長子蔣經國隨行，途中批閱中共整風資料之「黨的鬥爭」一段。六時，抵北平。接見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研究華北軍事。¹⁰⁸

11月27日，朝課後召見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蔣屬意傅擔任華北剿匪總司令，負責冀、察、熱、綏四省軍事，並預定華北區剿匪總部成立後，張垣、保定兩綏靖公署應予撤銷，指揮範圍且須包括山西省在內，「否則山西終將為匪入竄之間隙也」。十時半，蔣由蔣經國陪同，遊西郊玉泉山。先由裂帛湖經第一泉抵華藏塔，再轉赴聖緣塔。沿途所經廟宇，因遭庚子八國聯軍之亂，僅存斷垣殘壁而已，惟東岳廟之無量殿稍覺完整。蔣憑弔其間，流連良久，謂猶可想像當時建築之壯麗。旋經華嚴洞、資生洞直躡玉峰塔，北平畿輔皆歷歷在目，蔣盛稱是處風景瓊絕。爰經試墨泉而回，抵寓，已下午三時。旋進膳，彌覺飯美羹香，蔣自謂：「此遊甚樂也。」四時，接見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孫連仲，蔣以為由孫推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則於事甚順。¹⁰⁹

¹⁰⁶ 戈衍棣，〈察綏小康局面〉，《大公報》（天津），1947年11月14日，第9版。

¹⁰⁷ 《觀察》記者，〈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觀察》，卷3期21（1948年1月），頁14。

¹⁰⁸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6日條。

¹⁰⁹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7日條。

五時，蔣以茶會招待北平各大學校長、教授：胡適（北京大學校長）、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陳垣（輔仁大學校長）、袁敦禮（北平師範學院校長）、梅貽寶（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朱光潛（北京大學教授）、賀麟（北京大學教授）、楊光弼（北平研究院秘書）、蕭一山（北平行轅秘書長）等。胡適對政府以實物配給教職人員，俾生活得以改善，代表教育界表示謝意。旋談及石家莊失陷，北平人心頗受影響，物價因而高漲，蔣當即表示人民在長期作戰之餘，心理脆弱，往往因局部之現象，發生驚擾，自所難免。蔣對北平教育界茹苦含辛，努力教學，使各校秩序日有進步，表示欣慰，並盼各校教授繼續發揚此種堅苦卓絕精神，俾能形成社會之安定力量。¹¹⁰七時半，與李宗仁、傅作義、孫連仲等共進晚餐，並商決組織華北四省剿匪總司令部問題。¹¹¹

11月28日，朝課後召見傅作義。十時，赴中南海懷仁堂主持軍事會議，檢討石家莊之陷落與羅歷戎之第三軍敗績情形，蔣詳評畢，已下午二時矣。與各將領共進午餐，並訓話，對華北當前軍事情況及今後國軍進展計畫，開示甚詳。¹¹²據當時的報刊載稱，出席是日軍事會議的為各行轅、綏署的主要官員，各野戰指揮官及平津線上新到的察綏部隊師長級以上軍官，計有李宗仁、熊式輝、傅作義、孫連仲、王叔銘（空軍副總司令）、羅澤闓（從南京來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吳奇偉（北平行轅副主任）、徐啓明（北平行轅參謀長）、上官雲相（保定綏署副主任）、陳繼承（保定綏署副主任兼北平警備總司令）、馬法五（保定綏署副主任兼天津警備司令）、張知行（保定綏署參謀長）、李文（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侯鏡如（九十二軍軍長）、鄭挺鋒（九十四軍軍長）、林偉儔（六十二軍軍長）、袁樸（十六軍軍長）、安春山（暫三軍軍長）、徐康良（空軍第二軍區司令）、耿幼麟（第五補給區司令）、劉廣濟（第二軍運部指揮官）、呂文貞（第六兵站總監）等人，可謂將星雲集。熱河省政

¹¹⁰ 參見〈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7日條；《益世報》（天津），1947年11月28日，第1版。

¹¹¹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7日條。

¹¹²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8日條。按：當時各大報紙多謂會議地點為居仁堂。

府主席劉多荃、北平市副市長張伯瑾、天津市市長杜建時等亦列席（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因病缺席）。¹¹³午餐「係由擷英番菜館所備，約有百份。居仁堂會外警備禁嚴，汽車排如長蛇一條，並延至懷仁堂停放」，¹¹⁴可見其盛況一斑。晚課後召見李宗仁、傅作義、孫連仲等，研究華北作戰計畫，至九時始已。¹¹⁵

11月29日，朝課後召見傅作義、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旋又召見北平參議會議長許惠東、德王及黨政重要人員。午，與李宗仁、傅作義、孫連仲等繼續研究華北作戰計畫及改組軍政機構事宜。孫力辭冀省主席，蔣雖慰之，然終覺其才力與環境，恐不能再任矣。下午二時，蔣與蔣經國由北平西苑機場起飛，四時半，返抵南京。¹¹⁶

（三）特色和影響

此次北巡有幾項特色：其一、行色匆匆，出巡時日更短，實際僅有三天，是蔣歷次北巡中最短促的一次。其二、長子蔣經國隨行，此舉為以往歷次出巡所無。其三、此行旨在調整華北軍政，故先分別召見華北軍政要員李宗仁、傅作義、孫連仲，然後一起聚商數次，並研究華北作戰計畫。其四、蔣特別邀宴北平各大學校長、教授，勉其堅守崗位，努力教學，以穩定社會、安固民心。其五、僅只開會、召見各界人士，並未外出巡視及檢閱部隊。

影響方面：其最大的成就，厥為順利達成調整華北軍政的協議，以因應石家莊失陷後的危機和變局。11月29日，蔣即頒發手令：「一、保定、張垣兩綏署著即撤銷，該兩署主任孫連仲，傅作義，調兼北平行轅副主任。二、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¹¹⁷蔣在其當晚所記之「一

¹¹³ 參見《益世報》（天津），1947年11月29日，第1版；《申報》（上海），1947年11月29日，（一）；萬鍾民，〈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觀察》，卷3期17（1947年12月），頁14。惟所述人名、職稱略有錯誤，已予以更正。

¹¹⁴ 《大公報》（天津），1947年11月29日，第2版。

¹¹⁵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8日條。

¹¹⁶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9日條。

¹¹⁷ 〈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代電〉（濟二字第5541號，1947年12月3日），《北平行轅公報》，卷1期10（1947年12月），頁2。

週反省錄」中稱：此次「北平之行，對華北軍事指揮之統一，與決定傅作義擔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對於戡亂前途，或能發生較佳影響也。」¹¹⁸次日，蔣在其自記之 11 月份反省錄中稱：「六省綏靖會議結束，華北軍事指揮統一，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方案實現，以及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大體完成，物價漸降，全國學潮平熄（息），皆差強人意者也。」¹¹⁹均可證蔣對於此次北巡結果所顯露的些許欣慰之情。惟河北省政府主席孫連仲萌生退意，力請辭職。蔣於 12 月 1 日致電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並轉前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云：

仿魯如對省政辭意仍堅，不易慰留，則應速決人選，切勿拖延。若宜生不肯擔任，則楚溪春亦甚適當，並可受宜生領導，軍政自可密切配合也，希與宜生切商速復。¹²⁰

李宗仁、熊式輝與傅作義切商後，於 12 月 2 日致電蔣：

（一）仿魯對省政辭意仍堅，宜生允可暫兼，俟其辭電到京且發表。
（二）劉芳波〔按：劉多荃字芳波〕堅辭熱河省主席，擬請即以楚溪春繼任，先行發表。（三）兩綏署副主任共七人，擬以上官雲相、宋肯堂、鄧寶珊調剿匪總部副總司令。天津警備司令承示以胡伯翰調充，經面詢其本人，堅不願就，可否仍請以馬法五暫任？馬為人純正老練，各方面俱能融洽。馮欽哉、陳繼承可否遴選擢一人充北平行轅副主任？否則馮欽哉仍調剿匪總部副總司令，陳繼承專任北平警備總司令。（四）董其武調任察哈爾省主席，綏遠遺缺以鄧寶珊繼充。鄧於陝甘頗系〔繫〕人望，宜生認為此種處置於西北局面至為適當。以上四項當否？仍乞鈞裁。¹²¹

惟最令蔣為難的是據原來的規劃，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下轄河北、熱河、察

¹¹⁸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29日條。

¹¹⁹ 〈蔣檔·事略稿本〉，1947年11月30日條。

¹²⁰ 「蔣中正電李宗仁等如孫連仲對省政辭意仍堅則速決人選」（1947年12月1日），〈蔣檔·籌筆〉。

¹²¹ 「李宗仁熊式輝電蔣中正孫連仲堅辭省政傅作義允暫兼等軍政人事案」（1947年12月2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哈爾、綏遠四省軍事，旋又決定將山西省納入。如此一來，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的閻錫山將歸傅作義指揮節制，閻為晉系軍人領袖，係傅的老長官，實有違軍中倫理，傅深以此為慮。於是蔣致電閻徵詢其意見，得其同意後，即於12月2日致電傅作義，促其本星期內成立總部，立即就職：

閻主任已覆電贊成山西為總司令部統一指揮之轄區，刻已明令發表，務望兄於本星期內成立總部，并須立即就職以安軍心而壯士氣，莫予匪以投機之間隙，萬勿延誤為要。¹²²

並致電李宗仁、熊式輝：

頃接閻主任儉戍電稱：對儉電無異議，山惟命是從等語。應即將華北剿匪總司令命令發表，并敘明以冀晉熱察綏五省軍事為剿匪總司令部統一指揮之轄區可也，務望催令宜生總司令限本星期內成立總部，并立即宣布就職，勿予匪以乘機之間隙為要。¹²³

國民政府隨即明令特派傅作義兼華北剿匪總司令。¹²⁴12月5日，國府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將其擬訂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編組辦法四項電呈蔣：

一、該總部按行轅、綏署之組織編組（計含總司令辦公室、第一、二、三、四處、總務處、新聞處、民事處、軍法處），其員額以較行轅為小，較綏署為大之原則，共官佐四百五十九員，士兵二百五十四名。至於各處細部編制，由傅總司令在規定員額內擬訂呈核。二、另准該總部設諜報組十組，警衛組及無線電支台各一。三、張垣、保定兩綏署之警衛營，擬准併編為該總部警衛團（二營制）。四、兩綏署編餘人員，擬由該總部成立軍官隊一隊，暫為安置。上四項，除電傅總司令遵辦外，謹呈核備。¹²⁵

¹²² 「蔣中正電傅作義已令山西為總司令部統一指揮望本週成立總部即就職」（1947年12月2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¹²³ 「蔣中正電李宗仁熊式輝將華北剿匪總司令命令發表催傅作義本週成立總部」（1947年12月2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¹²⁴ 《國民政府公報》，第2995號，1947年12月3日，命令。

¹²⁵ 「陳誠呈蔣中正擬訂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編組辦法四項」（1947年12月5日），〈蔣檔·革命文獻：

經蔣批示：「擬准照辦」，「如擬，速即電知傅總司令。」¹²⁶

12月6日，傅作義即在張家口就華北剿匪總司令職。12月10日，自張家口至北平赴任，¹²⁷剿總的機制由是啓動。分析其意義：其一、它是國共內戰爆發以來成立的第一個剿總，顯示國府當局在軍事部署上有了新的構想和調整行動。其後東北、華中、徐州各主要戰區均仿行之，相繼成立了剿總。其二、華北軍事大體上結束了以往指揮系統分歧、各自爲政的局面，而趨於統一，¹²⁸有利於其總體力量的發揮。其三、傅作義以非中央系將領總縮華北五省兵符，連駐北平區之空軍亦歸其指揮，¹²⁹足見國府當局對他的器重和信賴，以及他所具備的各項適任條件。其四、以傅作義的才具聲望和過去的表現，出主華北剿總，坐鎮北平，適足以安定華北民心，提振軍隊的士氣。誠如1947年12月中旬一禾在南京《中央周刊》上發表的〈從傅作義談起〉一文中所云：

蔣主席最近一次蒞臨北平，決定了一件大事：命令傅作義負責華北剿匪軍事。這件事，對於北方人民為一興奮劑，亦為一安定的力量。在北方人心目中，傅作義是打開華北軍事局勢唯一的希望。元首的信任，人民的期望，除了陳誠將軍到東北，白崇禧將軍到九江，在全中國的將領裏，是無可比擬的。¹³⁰

衡諸其後一年間的歷史走向，也的確證明傅作義爲國府當局在華北打出的最後一張王牌，固然傅從沙漠走向海洋來到河北後，受制於不利的大環境（如

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¹²⁶ 「陳誠呈蔣中正擬訂華北剿共總部編組辦法四項」（1947年12月5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北方面（上）〉。

¹²⁷ 見《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12月7日、12日，第2版。

¹²⁸ 據北平行轅參謀長徐啓明於1947年12月9日接見外籍記者時，解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權限稱：「冀、熱、察、綏四省軍隊，全歸剿匪總部指揮調遣，北平行轅立於監督指導之地位，至晉省之國軍亦歸剿匪總部調遣，但地方部隊則由太原綏署統轄」。見《益世報》（北平），1947年12月10日，第1版。

¹²⁹ 〈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代電〉（濟二字第5549號，1947年12月3日），《北平行轅公報》，卷1期10，頁3。

¹³⁰ 一禾，〈從傅作義談起〉，《中央周刊》，卷9期51（1947年12月），頁12。一禾另撰有〈論傅作義將軍〉一文，載《中華日報》（台北），1948年1月12日，附刊，第5版；與前文內容幾乎完全相同。

轄區較廣、兵力不足、人事複雜、共軍勢盛等），表現打了折扣，但猶能苦苦支撐住華北危局，誠屬難能可貴。1948年5月18日，首都（南京）記者團首席代表陸鏗，在北平接受傅作義歡宴時，曾起立致詞云：

在國民大會堂上，我們聽到國大代表們，對於戡亂軍事上，幾乎是一片責難聲，而其中，獨能博得一片熱烈掌聲的，惟有傅總司令！¹³¹

雖然有些溢美，卻也未過於偏離事實。再看同年8月18日《北平日報》社論中的一段文字，亦可資佐證：

最近京滬間傳述著一句話：「華北較江南還要安定。」這句話在大江以南普遍的傳述，自係由於許多不同地位，不同職業人士比較經歷而說出。華北人士得此一語，既可心神泰寧，也可引以自豪。推論華北獲有今日的局面，不能不感謝負當前華北全局責任的傅宜生。¹³²

四、結 論

綜觀1947年蔣中正的兩次北巡，有其相同之處：其一、行色匆匆，前後均不過三、五日即返回南京。其二、主要的目的都為從事軍事上的部署，而兼及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其三、行程都很緊湊，主要的活動不外主持軍事會議及召見各界人士。其四、蔣在百忙中皆曾抽空遊覽北平之山水勝景。其五、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均成為蔣之外的焦點人物，其動向備受媒體關注。其六、兩次北巡的主要目的，大體上都告達成。其相異之處為：其一、第一次係由蔣夫人宋美齡陪伴同行，第二次則由其長子蔣經國隨侍。其二、第一次時蔣尚有檢閱及視察駐軍部隊的活動，第二次時則無。其三、第一次時蔣曾由北平飛赴瀋陽巡視，由北平回南京途中，又曾在青島短暫停留；第二次則為直接往返北平和南京。

¹³¹ 《正論》特約記者，〈貓鼠之鬥的華北戰局〉，《正論》（旬刊），新7號（1948年7月），頁17。

¹³² 〈社論：華北軍政檢討會議並謁傅作義總司令〉，《北平日報》（北平），1948年8月18日。

至於其影響，對於國府當局及其治下的北方而言，幾乎都是正面的。其中較大較實際的影響為：其一、促成傅作義調派所部暫編第三軍開赴東北，協同東北國軍邀擊共軍，連戰皆捷，長驅北上至長春，與守軍會師，終結了東北共軍來勢洶洶的第六次攻勢（即秋季攻勢）。其二、確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建制，敲定由傅作義主持剿總，負責指揮華北五省軍事，支撐住日形惡化的華北危局達一年之久。在當時全國四個主要的戰場（華北、東北、西北、華中）中，華北的地位最為重要。華北在地形上聯接關內外，同時又屏障西北與華中，華北不能確保，關外固然成為孤立，西北、華中也就門戶洞開，難以堅守。¹³³所以保住華北的意義，至為重大。

其他的正面影響，雖尚有之，諸如安定了人心、減少了疏離、撫慰了官民、加強了溝通、提振了士氣等等，但其影響力殊為有限，且只有極短暫的效應，隨著蔣旋即南返離去而逐漸失卻其作用，回歸至原點。又蔣在北巡時，曾接見過不少各界的要人及代表，聽取其報告、建議或要求，對於這些報告，蔣後來是否加以參考？建議是否採行？要求是否承諾？承諾後是否兌現？兌現後績效如何？都無從知悉，這誠為論析其北巡影響時難以克服的一個盲點。

其負面的影響，則似乎甚少，除了勞師動眾，累己累人之外，實難以舉證，僅能就北巡間接招致或可能會造成的負面效應言之：其一、蔣的出巡，自會增加其安全上的風險率：尤其是乘座機往返，敵機、地面炮火、天候亂流、機械故障、人為因素，都足以威脅及飛安。南京《中央日報》記者陸鏗，回憶1946年5月與蔣同機（美齡號）飛離長春赴北平時，飛機的一個輪子無法收起，駕駛員衣復恩沉住氣，放慢飛行速度，約遲一小時到達，化險為夷，安全降落。¹³⁴衣復恩則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錦州。蔣總統要親自去秦皇島視察戰情。我們飛機降落在我軍砲兵陣地的前面，我軍砲彈就直接從我們頭頂呼嘯而

¹³³ 以上所述華北戰場的重要性，係參見〈社評：戡亂軍事的新部署——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意義〉，《新聞報》（上海），1947年12月5日，（二）。

¹³⁴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頁115。

去，大家都有些緊張，但蔣總統卻很鎮定」，¹³⁵都可見其一斑。另外蔣在陸上巡視時，雖有特勤警衛隨侍保護，亦非絕對安全。1948年10月，蔣在北平時，於週日偕宋美齡赴西山碧雲寺謁孫中山衣冠塚，據當時隨侍擔任護衛的張翼鵬記述：「領袖在返回途中，沿路盡是軍民人等各種車輛，滿轉（載）眷屬、女友，遊罷歸去，競馳道上，途爲之塞，阻擋得座車開不前去。座車司機不耐久被阻擋，超越而前。詎一輛中型吉普賽（車），不願後車超越，向左一擠，將座車擠到水溝邊，座車車身被擦撞很長一條溝痕。」¹³⁶蔣身爲國家元首、最高統帥，其南京最高統帥部的首要幕僚如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均遠離中樞，直接擔任策畫指揮（白崇禧思有所匡正，於1947年11月呈文蔣，提出「健全最高統帥部」等之建議），¹³⁷蔣出巡在外時萬一猝生意外，最高統帥部即無以運作，後果實不堪設想。其二、蔣在北平召見各重要將領，並且召開軍事會議，以致北方各戰場師長級以上的將官紛紛暫離指揮崗位，搭機乘車，趕赴北平，不僅勞師動眾，往返奔波，而且有予共軍乘機發動攻勢的風險。如1947年10月上旬晉陝綏邊區總司令兼榆林警備總司令鄧寶珊，在北平受蔣召見並參加軍事會議後，並未即回陝北榆林防地，10月27日，榆林遭共軍大舉圍攻，機場受損，致尙在張家口的鄧寶珊無法飛返坐鎮，情勢極其危急。¹³⁸其三、蔣北巡時主持軍事會議，決定戰略，命與會將領執行，可能在執行時會造成負面結果。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訓團教育長

¹³⁵ 衣復恩，《我的回憶》（台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頁114-115。

¹³⁶ 張翼鵬，〈抗戰勝利先總統蔣公巡視北平見聞記〉，《西北雜誌》，期13（1988年2月），頁41。

¹³⁷ 「白崇禧呈蔣中正健全最高統帥部及劃分四大剿共區建議」（1947年11月），〈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一般策劃與各方建議（下）〉。

¹³⁸ 見1947年10月27日的「蔣中正電鄧寶珊如機場尙可用請兄速飛回榆林鎮守」、「蔣中正電傅作義據報榆林附近其勢甚危兄能設法挽救否」、「蔣中正電傅作義擬即飛西安解決增援榆林辦法未知可否就近赴援」及所附之「傅作義西儉電」；均收入〈蔣檔·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西北方面（上）〉；姚家駿，〈孤立的沙城——榆林〉，《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2月30日，第7版；有更具體而詳細的報導。至於此次（第二次）榆林之戰始末，則可參見王立本，〈國共內戰在西北（1945-1949）——從陝西鏖兵到蘭州對決〉（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6月），頁248-267。

的國軍將領萬耀煌，認為蔣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因素，是蔣具有英雄氣質，使他堅持必須親自指揮軍事；爲了明瞭戰場實況，他冒險在每一個吃緊的戰區出現，集合整個戰區的總司令、兵團司令等指揮官開會，聽取每個人的報告才決定戰略，要大家執行。問題就在各個帶兵官是否得到正確的情報？是否肯把實況報告出來？是否敢把自己的弱點宣布出來？無疑地，蔣所得的報告要打很大的折扣，他的決定當然成問題，何況戰爭是瞬息萬變的，說不定會議一結束，情況又不同了，這是蔣指揮全國各戰場的缺憾。¹³⁹衣復恩亦憶述：「我曾多次冒險飛蔣總統上火線。他確具軍人本色，不怕冒險犯難」，「他親上火線，令我敬佩」。「但從另一個角度來思索，蔣總統事必躬親，讓下層的人不敢作主。他自認天縱英明，授權和分層負責不夠。我想蔣總統在機上可能會沉思：『怎麼會被土八路打垮了？』也許這是重要的原因。」¹⁴⁰

至於北方人民（尤其是北平市民）對於蔣北巡到臨的即時反應和所持心態如何？北平的《世界日報》在1947年11月29日蔣離北平南返的當天，刊出了一篇社評，對此有所述論，並提出建言云：

正在物價瘋狂上漲，大家紛紛叫苦之際，忽然蔣主席由京飛抵北平。一般人民羣相告語，都預測物價可能暴落，果然連日以來，物價確是連續下跌。同時各機關工作的情形，我們從側面觀察，也顯得分外嚴肅緊張。社會浮動的人心，也似乎漸趨安定。於是大家都存著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希望，即是希望主席有較長的時間駐蹕北平，因為大家覺得如果主席能親身在此主持軍政，則一切都會有辦法。這一個心理上的表現，固然一方面可以看出人民愛戴元首之熱誠與主席精神感召之深切；但是從另一方面，我們又不禁會想到這是中國政治上一種不健全的現象之反映。換言之，即是表示各地方負責者的無能，不能得到人民的絕對信任，而使一般人民不得不將一切問題解決的希望寄託在

¹³⁹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458。

¹⁴⁰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114-115。

主席個人的身上。人民有此希望，當然可以解釋為愛戴與信任，但如事實上果真是這樣，非主席親臨督導便不能推動工作，那麼國家的前途就未免太危險。……總之，我們覺得今天大家空喊「擁護領袖」是無補實際的，更重要還是要各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克盡職守，代替領袖負起責任來！¹⁴¹

此不啻為對蔣北巡及其影響的另類反思，適可補本結論論析的不足。

¹⁴¹ 〈社評：不要集勞於一人之身——與其空喊擁護領袖不若克盡職守為領袖分勞分憂〉，《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11月29日，第2版。

徵引書目

一、檔案、公報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台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游記初稿〉。台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台北：國史館藏。

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國民政府公報》，第2995號，1947年12月3日；第3030號，1948年1月14日。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2。

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印行，《北平行轅公報》，卷1期10，1947年12月。

二、報紙

《人民日報》（河北省武安郵局轉），1947年10月12日。

《大公報》（天津），1947年10月4、8、9、15日，11月14、17、18、29日。

《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0月6、13日，12月30日。

《中央日報》（瀋陽），1947年10月8、9日、17日。

《中華日報》（台北），1948年1月12日。

《申報》（上海），1947年11月29日。

《北平日報》（北平），1948年8月18日。

《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10月5、8、9日，11月29日、12月7、12日。

《和平日報》（南京），1947年10月25日。

《東北日報》（哈爾濱），1947年10月6日，11月28日。

《前線日報》（上海），1947年10月8日。

《益世報》（天津），1947年10月5、6、7、9日，11月28、29日。

《益世報》（北平），1947年12月10日。

《華北日報》（北平），1947年10月6日，1948年1月10日。

《新民報》（南京），1946年10月10日。

《新華日報》（太岳），1947年11月15日。

《新聞報》（上海），1947年10月10日，12月5、11日。

《新潮日報》（長沙），1947年10月24日。

三、專書

- 丁曉春、戈福祿、王世英編著，《東北解放戰爭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 人民出版社編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概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冊 1-2（冊 1：概論，冊 2：綏靖時期（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
- 王宗榮，《全國解放戰爭史專題》。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衣復恩，《我的回憶》。台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
-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台北：國史館，2005。
- 沈雲龍訪問，賈廷詩、夏沛然、周道瞻、陳存恭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空軍戡亂戰史》，冊 1。未註明出版時地。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
-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 陸 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
- 陳嘉驥，《東北變色記》。台北：撰者出版，漢威出版社總經銷，2000。
- 張玉法、沈松僑訪問，沈松僑紀錄，《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
- 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 修訂版。
- 國防部史政局編，《中華民國戰史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局，1971。
- 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
-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 羅鎬樓編撰，《羅卓英先生年譜》。台北：羅偉郎出版，1995。

四、論文及專文

- 〈社評：不要集勞於一人之身——與其空喊擁護領袖不若克盡職守為領袖分勞分憂〉，《世界日報》（北平），1947 年 11 月 29 日，第 2 版。
- 〈社評：戡亂軍事的新部署——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意義〉，《新聞報》（上海），1947 年 12 月 5 日，（二）。
- 〈社論：華北軍政檢討會議並勗傅作義總司令〉，《北平日報》（北平），1948 年 8 月 18 日。
- 〈從任何方面都可看出華北的重要——敬盼蔣主席今後能以較多時間留駐北平〉，《世界日報》（北平），1947 年 10 月 5 日，第 2 版。
- 《正論》特約記者，〈貓鼠之鬥的華北戰局〉，《正論》（旬刊），新 7 號，1948 年 7 月，頁 17-20。
- 《觀察》特約記者，〈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視察報告〉，《觀察》，卷 2 期 21，1947 年 7 月，頁 19-20。
- 《觀察》記者，〈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觀察》，卷 3 期 21，1948 年 1 月，頁 13-15。

- 一 民，〈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新民報》（南京），1946年10月10日。
- 一 禾，〈從傅作義談起〉，《中央周刊》，卷9期51，1947年12月，頁12。
- 一 禾，〈論傅作義將軍〉，《中華日報》（台北），1948年1月12日，附刊，第5版。
- 戈衍棣，〈察綏小康局面〉，《大公報》（天津），1947年11月14日，第9版。
- 王立本，〈國共內戰在西北(1945-1949)——從陝西鏖兵到蘭州對決〉。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6月。
- 江沛、熊亞平，〈鐵路與石家莊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頁170-197。
- 辛 莘，〈主席北巡前後〉，《時與文》，卷2期14，1947年12月，頁14。
- 林家琦，〈給北方帶來溫暖——記蔣主席蒞臨北平〉，《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0月13日，第7版。
- 金沖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28。
- 姚家駿，〈孤立的沙城——榆林〉，《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2月30日，第7版。
- 唐 槐，〈主席在平校閱青年軍〉，《和平日報》（南京），1947年10月25日，第5版。
- 孫世杰，〈「四保臨江」及其歷史作用〉，《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頁1-6。
- 孫連仲，〈孫連仲回憶錄〉，收入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編，《孫仿魯先生述集》。台北：孫仿魯先生九秩華誕籌備委員會，1981。
- 秦孝儀，〈總統的修持和天趣〉，收入曹聖芬編著，《蔣總統的生活與修養》。台北：蔣總統對中國及世界之貢獻叢編編纂委員會，1967。
- 張翼鵬，〈抗戰勝利先總統蔣公巡視北平見聞記〉，《西北雜誌》，期13，1988年2月，頁38-42。
- 陳嘉驥，〈傅作義、楚溪春與安春山——記察綏國軍出援東北之役〉，《傳記文學》，卷26期1，1975年1月，頁43-47。
- 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 萬鍾民，〈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觀察》，卷3期17，1947年12月，頁14-15。
- 董升堂，〈回憶馬法五被俘前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冊9（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 趙鳳森，〈論「四保臨江」歷史地位與「三下江南」的關係〉，《東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1期，頁11-15。
- 戴 毅，〈慰勞察綏野戰軍〉，《新聞報》，1947年12月11日，（十）。
- 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收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合編，《遼瀋決戰》，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魏文華，〈僕僕關內外的傅作義〉，《新潮日報》（長沙），1947年10月24日。
- 羅歷戎，〈胡宗南部入侵華北和清風店被殲經過〉，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精選》，冊12。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 Cheng, Victor Shiu Chiang. "Imagining China's Madrid in Manchuria: The Communist Military Strategy at the Onset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6." *Modern China*, 31:1, January 2005, pp. 72-114.

Hurried Travels: Chiang Kai-shek's Two Northern Inspection Tours of 1947

Hu Peing-sheng^{*}

Abstract

Coming to power and forming a new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28, Chiang Kai-shek made many inspection tours by airplane all over China 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 From 1937 to 1945,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hiang stayed in Chongqing and seldom left Sichuan Province due to safety considerations. After Japan's surrender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ivil war, Chiang traveled more frequently, making use of the Nationalists' control of the majority of cities with airports. The Communists' embryonic Air Force could not threaten Chiang's air travels. Chiang mostly traveled in the north, the site of the main battles, northeast China, and Shandong. On his northern tours, Chiang primarily stayed in Beiping, the traditional capital, an important city polit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and a convenient place for Chiang to conduc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In January 1948,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named Beiping as the second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causes, processes, features, and results of Chiang's two northern inspection tours and stays in Beiping in 1947.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northern inspection tours, Beiping [Peiping], the north, northeast China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